



## 哪里是家，谁是外人？

腊月（蒙特利尔）

在海外的中国人中，有几个绝对不符合逻辑但被所有人认可并且使用的词。

比如老张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快三十年，早已经有美国国籍的人。每次他去中国旅行几天，他都是说：“我回国一趟”。一个“回”字，看出老张的逻辑，待了好几十年的地方并不是他的家，而隔好几年才临时去几天的地方倒是他的家了。又比如小李是个加拿大的新移民。每次与别人聊起中国的情况，他都会说“国内如何如何”。而说到自己身在的加拿大，他倒会说“国外如何如何”。把几千里之外的地方称作“内”，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叫做“外”，这样形容一个地点是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约定俗成的错误语法。反过来大家倒搞不懂了。

“老外”这个词是中国人对在本国的外国人的俗称。可是人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国家的美国人，在一个才来美国一年的中国新移民嘴里也成了“老外”，这口气够大的。记得好多年前有个电影明星从美国回去北京参加一个春节的大型晚会。她特意系上根红腰带向大家拜年。她的本意显然是要表示自己是中国人的一员，和大家一起欢度中国的传统节日。但是她却忘了自己的地点已经从美国变到了中国，在面对观众提及脚下的这个国家时她还是按照美国的习惯，把“咱们这儿”生硬地说成了“中国”，显得很见外。虽然按逻辑她这样说没有错误，但却弄巧成拙。



## 移动的“夜店”

shadow (普吉)

初到普吉，透过便利店的窗户，看见不知道哪里来的迷幻灯光，映照得大街上一片大红大紫。快步走出店门，暧昧的灯光已经不见了，空气中却还飘散着刺激的音乐。正寻思着这附近都是餐馆酒店，哪开了家夜店，就听见旁边的台湾游客嘟囔了一句，“不就是个双条车嘛，要不要把喇叭开那么大声嘛，把人家的耳朵都震聋了啦”。呵，原来这移动的“夜店”正是街头随处可见的泰国出租——双条车。

别看这车子一副“狂放不羁”的模样，白天它可老实得很。乘客从车尾鱼贯而入，竖着分坐两排，没有窗户，通风又通透，最适合观光。就这么个本分的出租车，在路上走着也没觉得多特别。谁想到夜幕一拉，它就开启“夜店”模式，拉风地在大路上奔驰。酒店外面的小路上就有个出租车站，一个竹棚子，里面吊着顶小吊扇，胖司机就躺在竹榻上等生意。第一次坐这车时，看见两个几乎有座位那么高的四方形大音箱，着实吓了一跳。晚上再坐，车顶的皮革内饰中嵌了百来盏小灯，红红蓝蓝的，就像走进了家酒吧。其实在普吉，这样的装备几乎是每一辆双条车的标准配置。

坐过几次胖司机的车，也就熟络起来，有次大白天的让他打开音响让我们提提神。他哈哈一笑，这玩意儿，只能晚上不载客的时候开。驾驶室跟后面的车厢隔音太好啦，小声听不见。现在开，你们会头痛的。

在这个“不急”的度假小岛，一切仿佛都带点儿娱乐精神。

### 癌症鸿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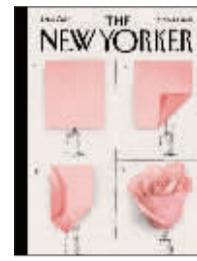
《时代》



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医学的精神革命，要给每个病人设计单独的治疗方案。但目前美国每年160万癌症患者中只有不到5%的人能参加针对性治疗试验。有几百种跟癌症有关的变异，但靶向治疗只涵盖其中的40种。

### 别的候选人呢

《纽约客》



距离2016年的大选日还有20个月。竞争双方很有可能是杰布·布什和希拉里·克林顿，美国人对这两个家庭像对“辛普森一家”一样熟悉。一位女总统将对全世界女性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 投资专刊

《彭博商业周刊》



猪仍然不会飞，地狱也没结冰，但是利率变成负的了，这真是非常奇怪。当德国政府居然可以付负利率时，这表明投资者认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在这种时期，个人比职业投资者有着更大的优势。他们不需要忍受负利率，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钱需要短期保管。

**转角，遇见理想生活**

与你分享有型、有趣、有态度的生活美学。

**Life weekly**  
城市优质生活读本

**又过春风三十年，尽看春梦好**

—《生活周刊》复刊三十周年庆

— 九二五年 郑孝胥先生创办《生活》  
— 一九八九年 我们复刊为新中国第一份生活类报纸  
— 二零一六年 我们启动迭代生活类阅读

**生活周刊**